



忘了 我是谁



刘干民◎著

一段雪域高原下的**纯美爱情**
一曲用**生命谱写的爱情赞歌**

如果有一天我像那灿烂的焰火一样在美丽的极致中死去，
希望你不要流泪，因为我不想天上看着你难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忘了 我是谁



陈冠中小说

陈冠中 著

1247.5

11481

忘了 我是谁



刘干民◎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了我是谁 / 刘干民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221-10691-9

I. ①忘…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4550号

忘了我是谁

Wang Le Wo Shi Shui

作者 刘干民

责任编辑 武波 李璐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68千字 印张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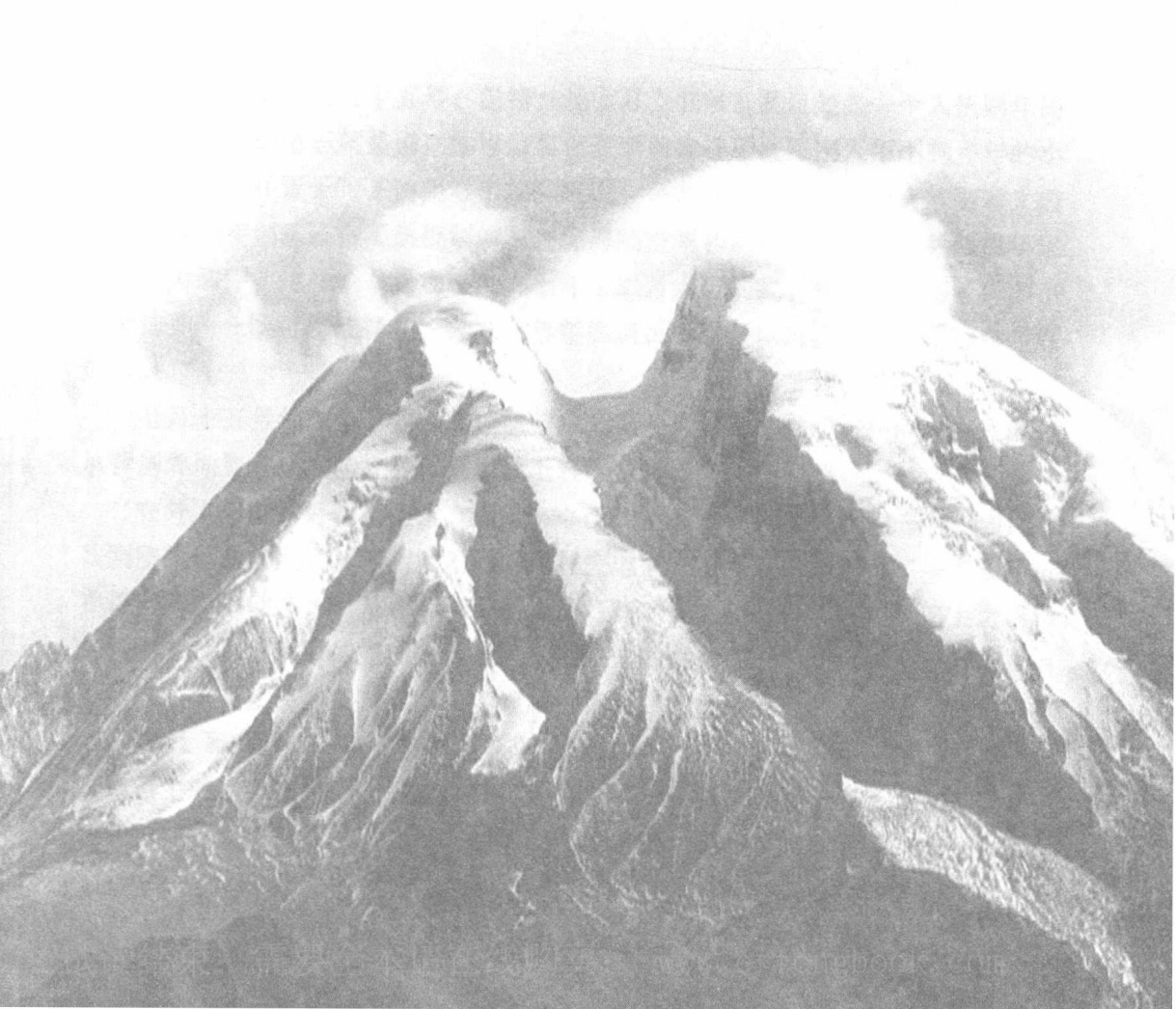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1-10691-9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本小说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事件

如果有一天
我像那灿烂的焰火一样
在美丽的极致中死去，
希望你不要流泪，
因为我不想天上看着你难过。



第一章

1

这一年，我认识了柯蓝。这一年，我十九岁，柯蓝十五。这一年到底是哪一年？

2

一九九九年的七月十五号，没错，是七月十五号。我已经是一个入伍两年的老兵了。老兵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呼那些刚刚入伍不到一年的小嫩芽们为“新兵蛋子”了。而对于部队来说，一九九九年还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年份，这一年部队进行了兵役制改革，把海陆空军和武警部队的义务兵服役年限统一改为两年。这样一来，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入伍的我，就比别的年度兵多出一个选择——既可以选择在一九九九年年底退伍，也可以选择在一九九九年年底退伍。

七月十五号的中午，我坐在连队营房外面的值日桌旁，看着一阵又一阵的风从营房外面那一排排整齐的白色杨树梢上轻轻拂过。

在外人看来我好像很惬意，其实我的心里是七上八下地一团糟。一个小时前，我刚刚给远在千里之外河南洛阳的老娘打完电话，重点是向她汇报了一下我最近在部队的思想动态，以及今年年底退伍的打算。正当我想把年底复员回去之后如何开创一番伟大事业的想法向她老人家做阐述的时候，老娘的唾沫星子，顺着电话线以八倍音速直扑我的面门。老娘的话比较多，如果我写出来的话，恐怕得有《资本论》那么厚，所以我打算在这里把老娘声嘶力竭的讲话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其重点主要为：第一，老杨家世代代为农，熬到我这辈终于出了一个光荣无比的武警战士，想复员？门都没有！别说今年年底，后年年底也别想。据老娘说，

打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她已经看见一位昂首挺胸的将军在向她招手了。

老杨家就是我们家，我姓杨，叫杨泊，性别男，十九岁，河南洛阳人，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六公斤，是我们连队的七班班长兼连队训练尖子小组组长。浓眉大眼，绝对健康的古铜色皮肤。自以为长得虽不比潘安宋玉，但跟当今红星刘德华还是有一拼的。平常的时候吧，经常对着镜子想象自己是美国作家梭罗。不好意思，有点跑题，怎么就弄成了征婚广告词了啊！

第二，老娘说她从小就疼我，为了证明她疼我，她还举了一个例子：小时候家里穷，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时候，一个月饼切成五份，切给我的那一份都比哥哥姐姐的大！如果我现在敢私自打什么复员的鬼主意，那就是悖逆父母的不孝儿，她就要揭我的皮。揭某人的皮，是母亲的口头禅，是母亲在十分生气的时候才说的一句口头禅！

第三，老娘说，杨泊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是个标准的大男人了，不是以前那个在家的憨娃子了。而大男人与憨娃子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老娘的一番训斥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甚至怀疑电话那头到底是俺的亲老娘还是党的宣传干部，怎么连使命感和责任感都出来了？

总之，母亲的话让几个小时前还打算乘建设和谐社会的东风开创美好生活的我，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又从地下掉到了冰窟窿里。

我精气神儿全无，目光茫然地看着那一排排白杨树发呆。陈林就在这个时候鼻青脸肿地冒了出来，他的右眼已经变成了传说中的熊猫眼。陈林张口就骂道：“哥们儿都快被揍成熊猫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看风景，快跟我去削人！”

陈林，四川人，比我大两岁。如果说我是狼那么他就是狈，“狼狈为奸”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陈林比我矮半头，其五官单个拿出来看的话都还算说得过去，但如果凑在一起往陈林的脸上一搁，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陈林还有一个特点是皮肤白，不是一般的白是非常白，再加上他那个一步三扭的水蛇腰，便使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这家伙到底当初是怎么当上兵的？

陈林边说话边拽着我往连区外面走，我仿佛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似的，赶忙问道：“谁啊，谁打的你，为什么？”

陈林恶狠狠地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和一头斗败的豹子差不多。“怎么这么多废话？我只问你一句，是不是兄弟吧，是不是，你先回答是不是吧？”

“是啊，怎么了？”我莫名其妙。

“是兄弟，就不要问那么多！我一会儿冲你一摆手，让你打谁你打谁就行了！”

“你神经没问题吧！”我骂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你让我打谁就打谁，兄弟有这样当的吗？”说着我挣开了陈林的手。“你先把事情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可不是小流氓……”我的语气尽量保持镇定。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咱们是受党教育多年的武警战士？”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陈林截了过去。

“还真是！”我说道。看起来两个人还真是不能太熟悉了！我才说出上半句话来，这家伙竟然能分毫不差地接出下半句，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今天你不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我是不会去的。”我缓了一口气后说道。

陈林一看我态度坚决，便拉着我在足球场的边上站定。“兄弟，一会儿你放心干，这回绝对是我有理。”陈林说得信誓旦旦，但他的话也无意中暴露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四川佬平时肯定没少欺负人，而且以自己无理的时候居多。

看着眼前的陈林，我想起葛优演的一系列电影角色来，陈林也属于那一类偶尔耍点小聪明，使点小坏招的人，但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也并不坏。

足球场绿草如茵，几个连队的兄弟们正在踢对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部队的足球比赛的话，我情愿用一部电影的名字——《少林足球》！拿句行话来说，我们都是练过的人，又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基层部队又没有女兵，所以我们便把那无限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有限的足球事业当中去了。一场足球赛下来，如果不见点血，那基本上不能算是踢球。

曾经有一支北京三流足球学校的球队来我团踢友谊赛，结果上半场还没有踢完，对方就有三个人被踢得挂了彩，对方教练赶紧喊停。想必那教练一看阵势，心里便开始犯嘀咕：这哪里是踢球，分明是肉搏战啊！这球如果再这样踢下去肯定得出大事。这挂彩已经没法跟学生家长交代了，如果再来几个脑震荡，那还不要人命啊。但人家毕竟是京城里来的，礼貌地制止住了比赛之后，带着无比深情外带几分无奈与愤怒的眼神跟我们团长说：“你们的草坪真不错，这要是搁在北京，至少能卖两千万！”

我们团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别说两千万，去年为解决官兵取暖问题购买的那个三十五万的锅炉还欠着账呢。他一听北京城里来的教练的话，把舌头伸出去老长。刚想追上去问个究竟，谁知道人家把车门一关，给我们团的一号首长来了一个闭门羹。

我们部队地处河北保定，曾经在这里主政的人物随便拉出来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等。在深厚的熏陶下，你感觉我们可

能会是温文尔雅型的吗？我们还是万岁军——三十八军的传人，据我们的前辈回来给我们作报告时说，想当年，那家伙，在朝鲜战场上，三十八军根本就不是军队，是绞肉机！绞肉机啊，兄弟，什么概念？什么概念？说出来太血腥，自己想象去吧。

3

“你小子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陈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的思绪从十万里之外给揪了回来。

“啊，你说什么？”我下意识地问道。

陈林听我这么一问，知道他刚才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于是露出很受伤的样子，仰天长叹道：“交友如斯，人神共愤啊！”边说边做咬牙切齿状，握起拳头便要打我。

我也毫不示弱地举拳相迎：“你要是再跟我动手，我把你的另外一个眼睛也打成熊猫眼！你信不信？”

“天理难容啊！”陈林放下了自己的拳头说道，“我最后跟你重复一次，你要是再走神，咱们俩就断交，对！断交！”

看着陈林的样子，我心里窃笑，这家伙，一年下来说类似的话绝对不低于一百五十五次。“好，你说吧，这次我绝对认真地听完，并且我向你庄严承诺不管对方有理没理，先揍完那厮再说！但是有一点，一定要简单明了！”我边说边用手指了指陈林说道。

陈林一听这话便来了精神。“你放心，绝对简单明了。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看见地上有一个中华牌的烟屁股，我就一个饿虎扑食抢了上去。谁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刚刚把烟屁股捏在手里还没有点上，一个傻大黑粗的家伙竟然虎口拔牙，狗嘴里面夺骨头，生生把哥们儿的中华牌烟屁股给抢走了！我和他理论，他说是他先发现的，按照什么谁先发现谁拥有的原则，这个中华牌烟屁股的所有权应当属于他，而不是我！”

小说写到这里，我应当插上一句话，那就是在我们部队，战士是绝对不能抽烟的。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之所以能在部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因为它有着绝对的合理性。你想啊，一个班十平方米的小平房，如果每个人叼一根烟吞云吐雾，那还叫部队吗？

这个规矩对于我这样入伍前就是优秀青年的人来说不算什么，因为我根本不

抽烟。可现实情况是，部队像我这样的青年才俊并不是很多，而我们中的很多同志，在入伍前都有着漫长的抽烟史。

部队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亲爹亲妈七大姑八大姨管不了的事，只要你穿上军装，一个老兵一瞪眼，你浑身的臭毛病就全部被秒杀。要不怎么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呢。熔炉啊，你想想，那家伙可不是吹出来的。

基于这种情况，广大烟民们便趁班长排长及连队干部不在之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于厕所内兴起大捡烟屁股之风。更有甚者，把捡的烟屁股积攒起来，抽出里面的烟丝，用张报纸包起来做成卷烟。午夜零点左右，借上公厕之名，蹲在营房的某一个阴暗角落里大口吮吸。若明若暗的红光，加上因为怕被抓住而有些苍白的脸，那样子跟吊死鬼差不多。

“然后呢？”我大概听完陈林的描述便问道。

“然后，还用问吗？这不都在脸上写着呢！”陈林一脸的委屈。

“你小子也真没有出息，因为一个烟屁股跟人打架，而且还打输了！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认识了你这根朽木头。”我没有好脸色地说道。

“你这句话应该我说，我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认识你这么个烂人，就帮兄弟一个小忙，还啰里啰唆说上半天！”陈林针锋相对。

我们两个边说边往西侧大厕所方向走去。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见她的。她袅袅婷婷地从军人服务区走了出来。不对，应该说是飘了出来。远远看去，她宛如洁白素雅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花朵。那一刻她不是拨动了我的心弦，她是拨断了我的心弦，而且是最爱的吉他弦，并且是六根弦顷刻间全部断掉了。

身材高挑，齐耳短发，明眸皓齿，肤如凝脂，白色上衣扎进仿旧的牛仔裤里，而牛仔裤又紧束着修长的大腿，外加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在她经过我身边的一瞬间，我仿佛不但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还觉察出她脸上那隐约可见的笑意。人在极端激动或者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脏话，我也不例外。“靠，真是他妈的太美了！”

“谁，什么，什么太美了？”正沉浸在复仇情绪中的陈林晕晕乎乎地问道。

“那里！”顺我自己手指方向望去，正前方的那个小妮子让我感觉到了自己说话时都在颤抖。

在一个没有女兵的基层部队，任何一种雌性动物都可以让我们的回头率达到120%，更何况前面的这位不但是雌性动物，而且还是一个漂亮女人啦。

“行了，”陈林揪住我的耳朵，用力地把我的脑袋向着他的方向转过了九十度，边转边说道，“再看，再看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

“我估计她对我肯定有意思，刚才她经过的时候，还冲我微微笑了笑呢！”我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痴痴地对陈林说道。

“笑了吗，我怎么没看到？你在做梦吧！”陈林说。

“笑了，肯定笑了，不信我们追过去问问她。”我边说边要去追。

“行了吧！”陈林大声说道，“我说你还有完没完？你现在肩负的使命是替我报仇，而不是去追她！”陈林用手狠狠地指了指渐行渐远的那个她。

由于刚才那强烈的刺激，我早已经把给陈林出气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想了起来。“知道我怎么想吗？我个人认为，爱情比友情重要！要么怎会有见色忘友这个成语呢？”

陈林一看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强按心头的怒火，厉声问道：“杨泊，你的事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你要是不帮我就自己去了。从此以后，咱们的革命友谊就此打住吧！”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我幸灾乐祸地说道，“有本事你自己去！”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我就不信第一次被人家打成了熊猫眼，第二次去能好到哪里。

陈林见我不吃他这一套，气得一下子蹦起来一米多高，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骂道：“杨泊，算我陈林瞎了眼认错了人。上次你跑肚拉稀，来不及去大厕所，把自己的大便拉在了小便池里，最后是谁替你背的黑锅？”

我听陈林这么一说，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心里想：刚才挨了老娘的一顿K我还没有地方发泄呢，既然你想没事找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想到这里我便说道：“哎哟，想不到你还学会秋后算账这一招了，谁教你的？你说的对，你凭什么替我背黑锅？还不是因为借了我一个月津贴一年都没还，想趁机弥补一下？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陈林一看这一招不灵，立刻变换了战术，仅用0.1秒的时间，就把脸上的表情由生气换成和蔼可亲：“我们别在这里吵了，又不是八婆，我们可都是走在春风里，等待跨世纪的武警战士啊！”

“哎，你看，又来了，又来了。”我刚想说话，陈林便拉我胳膊一下，朝远处指去。远处的风景，让我的怒气一下子便烟消云散。

但见有好多花朵从远处飘了过来。哪里来的这么多漂亮小姑娘？该不会是做梦吧？我用力地掐了掐自己的胳膊，心里想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老天爷开眼啊！我旁边的陈林也好不到哪里去，哈喇子流出来都没有感觉到。

“如果其中的一朵是属于我的，此生足矣啊！”当那一拨漂亮小姑娘走过去

之后，我仰天长叹道。陈林鄙视地看了我一眼，眼珠子滴溜地转了转。我知道，这家伙又要冒坏水了。

“如果你帮我报仇了，我就告诉你她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干什么！”陈林这家伙的阴险之处，就在于专找别人最脆弱的地方下刀，刀刀要命。

“吹牛，难道你比我多长一个脑袋？还不是在一个连里闻着一样的臭脚丫子味。”我的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仍存一丝侥幸，难道陈林真的知道？

“她们是南河中学来咱们团军训的学生。”陈林见我不信，立刻露出了杀招——透露了一点点关于那些漂亮女孩的信息给我。“如果你替我出面，收拾了刚才跟我抢烟屁股的王八蛋，我甚至可以把那个女孩的通信地址给你！”陈林见我不说话，便接着说道。

你说现在这是什么世道？连陈林都知道的信息，我这个尖子班班长和尖子训练小组的组长竟然还蒙在鼓里。我心里虽然这样想，嘴上却不肯认输：“切，要说她们是南河中学来我们这里军训的学生，这我不会怀疑，因为去年咱们是新兵的时候，她们学校就来军训过。要说你能弄到她们的通信地址？这就是吹牛了吧。”

南河中学是我们团里的共建单位，我们负责帮助学生军训。作为回报，他们也会在过年过节团里举行晚会的时候给我们演上几个节目。再就是代培我们团里遴选出来考军校的预备战士。我们部队称这种人为“学员苗子”，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有高中学历再加上连队的推荐，具备了考军校资格的一种人。

记得去年南河中学来我们团里军训的时候，我和陈林还是一个新兵，入伍时间不长，对这帮张口闭口称我们教官，其实年龄差不了几岁的学生娃还没有什么感觉。谁知道时隔一年，感觉竟然如此不一样！

“就是他！看见没？就是他。”听到陈林这么一叫，我这才缓过神来。只见陈林怒目而视的方向上，有一个虎背熊腰五大三粗的家伙。

“靠，不会吧，那个家伙是个地方小青年，看样子也像是来军训的学生！我说陈林，你总不会让我对一个地方老百姓动手吧。”我说道。地方老百姓是我们军人对没有穿军装的人的统称。这帮毛孩子怎么也跟着抢烟屁股呢？我心里想，看起来他们军训是动真格的啦，估计军训队里也不让抽烟。这家伙之所以去厕所捡烟屁股，估计和陈林的境遇差不多。

“老百姓怎么了？老百姓就可以欺负武警战士了？”陈林不依不饶。

“我才不管他是谁呢。你小子搞清楚，如果对方是一个当兵的，我们打了也就打了，充其量是内部矛盾；可对方是个学生蛋子，如果挨了打，那可就是敌我矛盾了！”我说道。

陈林白了我一眼说：“地址你还想不想要啊？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初恋的力量。”

“说吧，怎么打？”我问道。

“这你还问，上去就打，打得他满地找牙。”陈林恶狠狠地说道。

“您老人家擎好吧。”我边说边朝那个胖子迂回过去，经验告诉我，对待面前的这位仁兄，硬拼是绝对不行的，必须智取。

迂回包抄背后下黑手，历来是我俩的作战传统。陈林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为了便于迂回作战，他朝那个胖子迎面走了过去，边走边做出一些假动作，最大限度地吸引胖子的注意力，这叫正面佯动。

胖子显然没有把陈林放在眼里，只是轻轻地瞥了陈林一眼，都不带正眼瞅的。我一看这种情势，气就不打一处来，趁胖子现在还没有注意到我，一个“掏裆砍脖”便朝胖子招呼过去。

“掏裆砍脖”是武警擒拿术中常用的一招，常用的原因是因为好使，其具体的动作要领是：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绕至敌人背后，右手疾速从后面攻击对方的裆部。在此之下，对方身体重心必然前移，尔后抓住时机，将对方用力后拉，左手起掌砍其脖颈，将其制服。

想当初为了跟我的班长学会学精这一招，我自己都不知道被练了多少次。班长说，要想学会攻人家的裆部，必须让自己的裆部先被人攻。引用武术术语叫“要想先打人，必先被人打”。

今天这一招终于让我给用上了，你说我能不兴奋吗？但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我忽然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对劲。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抓在手里的应该是一坨，可是现在我手里怎么空无一物？难道是对方有异动？我正思忖着，忽然，对方一个回头，一个夹杂着神秘奸邪的面容映入我的眼帘，我心想大事不好，这家伙肯定练过。想到这里我想有所反应已经晚了。对方回头的同时，右胳膊一个后抡扫直打我的脑袋。我的那个亲娘啊，就他那条胳膊的分量，如果真中招的话最轻最轻也是植物人。我现在还不想挂呢。

我赶忙一个后仰，但还是慢了半拍，他的拳梢正好扫中了我的右眼。一股火辣辣钻心的疼痛，通过眼部那丰富的神经末梢经颈部的神经中枢，直抵大脑。

看起来我所猜不假，这家伙还真练过。我往后跳了一步，从胖子那肥硕的身子边上探过头去，想看看那个姓陈的家伙去哪里了，怎么也不过来帮哥们一把。

只见陈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去离胖子有三米多远的地方。据我所知陈林是人，他没有翅膀，而他之所以在一眨眼的工夫就飞出去那么老远，肯定是有外

力的辅助。而这个外力的来源应该是胖子，而且极有可能是胖子的脚。

很明显敌我双方的体重和实力都过于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拼。我给陈林使了一个眼色，对方心领神会，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了起来。如果有读者问，陈林同志到底是“鲤鱼打挺”挺起来的，还是像狗一样从地上爬起来的，我只能告诉你，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陈林同志试图“鲤鱼打挺”起来，但是没有做到，所以便爬了起来。这个动作脸皮一般厚的人根本就做不出来。

我们两个人撒开脚丫子便朝营房方向跑了过去。你猜得没错，我们所谓的智取就是：逃跑。这可是我军在战争年代，历经多少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付出了多少革命烈士的鲜血总结出来的战术——游击战。我们现在是游的阶段，等时机成熟了再击。这是我和陈林的一贯战法。

“你小子也太不给力了吧，怎么刚来了一下，就给我示意逃跑？”陈林没有好气地说道。

“什么叫不给力，这叫智慧懂不懂，你没有发现由始至终，那个死胖子一句话都没有说，一直面带微微的奸笑？这叫恐怖知道吗？我们跟人家根本就不在一个当量上，能跑出他的手掌心就不错了。再说了，我们可是新时期的武警战士，拼的是脑子，不流血！”

我见陈林不说话看着我，就知道他已经基本上被我说服了。于是，我趁热打铁地说道：“走吧，去探探刚才从咱们面前飘然而过的那群妹子的信息！”

“虚伪！杨泊，你真虚伪！你想探听的恐怕不是那群妹子，是那个妹子吧。”陈林一脸坏笑道。

“那个？哪个？”

“就那个呗，你臆想的冲你笑的那个啊！”陈林不情愿地说道。

“你还别说，刚刚我们头里看到的那一个，与后来的这些感觉还真不一样。”我幽幽地说道。陈林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仍然挂着一丝不阴不阳的怪笑，看起来多少有点恐怖片的味道。

“什么不一样啊，她又不是秋香。难道你以为自己是唐寅？”陈林戏谑地对我说道。忽然他放低了声音趴在我耳朵边说：“毛都还没有长全呢，你就惦记上了？”

“那不是臆想，她真的冲我笑来着，你爱信不信。”我的心思一下子被陈林说中，脸上感觉有点烫，急忙说话掩饰道，“你不陪我去，我自己去，没有了张屠户，还吃不成猪肉了？”

“杨泊，你厉害，你自己去吧，你要是能把她搞定，我就在三角区军民大饭

店请你吃饭！”陈林来劲道。

嘿，你这还是狗眼看人低啊。我心里恨恨地想。

我双手抱拳，拱手道：“陈林兄走好！”

“祝君马到成功！”陈林也不示弱。

“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吧。”我用力地把手放下，朝军训队走去。

4

因为我团六连去师里执行任务，集训队便被临时安排住在了六连的营房里。在踏进六连营房之前，我先做了做心理体操：泡妞法则之一——说谎的演练，通俗地讲就是找什么样的借口。这一条我基本上已经想好了。泡妞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要长得帅，关于这一点我得感谢我的父母，虽然说我没有本小说刚开始形容得那么夸张，但一点自信还是有的。如果你想有直观印象，就去百度上搜索一下美国作家梭罗的照片，不要看样子，我要你看的是气质。气质，懂吗？OK，心理体操完毕，上吧。

谁知道刚刚跨进六连的连区，就被哨兵拦了下来，这是在我预料当中的事。凭我的智慧，糊弄这些地方的小屁孩，应该不会很难的。

“请问，你找谁？”一个集训女学员问道。

“我找我表妹啊。”我张嘴就撒了第一个谎话。对方肯定不知道，凡是有女孩来部队，与之相关的战士都会说是自己的表妹。“表妹”这两个字，恐怕只有在部队才会有这么丰富的含义。

“这里是女生居住区，禁止男生出入你不知道吗？再说了我们都是本地的学生，你的表妹怎么会在这里？”女学员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我故意把脸一沉道：“同学，你说话要注意礼节礼貌。按照惯例你应该叫我警察叔叔才对，对叔叔说话怎么能用怀疑的语气呢？你对我又不了解，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表妹不在这里？”

“得了吧，你以为我们真的不了解你？在我们来这里之前，老师们都对我们说了，到部队之后，如果谁说要找表妹或者说你是他表妹这样的话，就冲他们笑笑，别理他们！”小女学员说话的语气好像是抓住了一个偷他们家东西的小偷，得意洋洋。“我看你还是到隔壁的那一排房子里去找表弟吧。”小女孩停顿了一会儿又笑着说道。

现在的老师怎么什么都说啊。我心里想，这不是存心坏我的好事吗？有这样

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吗？小女孩似乎以把我这个“警察叔叔”降服为荣，竟然“吃吃”地笑了起来。

上天不光有好生之德，而且还喜欢成人之美，正当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时候，她出现了。她从宿舍里面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脸盆，虽然头上挽着一条米黄色的军用毛巾，但我还是一眼便认出了她。

她冲我神秘地一笑。这回是真的笑了。我心里说。她在笑我什么？我的心跳个不停，跟刚刚跑完一个全副武装五公里越野差不多。是我的牙上粘了韭菜叶子，还是嘴角有米饭粒？就连我那一向引以为荣三尺厚的脸皮竟然也发起热来。

“她叫什么名字？”我几乎是未经大脑，便问眼前这个充当哨兵的女学员。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心想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那个女学员咯咯地笑了起来：“你会不知道自己表妹的名字？她叫柯蓝，我叫黄莺。我可警告你，我们现在可受《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保护，如果有人敢对我们有所企图的话，依照法律得从重处罚。你说了你可是警察叔叔哟！”

唉，她们成熟得太早了。我听完她的话心里想。“我也没有说要把你们怎么着啊？”我说道，“做个朋友还是可以的吧，咱们可是军民鱼水一家亲啊。”

“可是按照你刚才的逻辑，您老人家可是我们的叔叔，那我们就是您的侄女，有叔叔和侄女交朋友的吗？”这个黄毛丫头可真是牙尖嘴利，真是人如其名。

“那我就委屈委屈降降辈分吧。”我说道。黄莺听我这么一说又笑了起来。“有什么话你直接跟你的‘表妹’说吧。看，她已经来了。”

柯蓝已经放下了头发，像一只俏丽的画眉，轻轻巧巧地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柯蓝，你‘表哥’来看你了。”黄莺用调笑的腔调，捏着嗓子朝柯蓝说道。

“你好黑。”这是柯蓝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黄莺已经一脸坏笑地走开。

“黑吗？”我反问道，此时用口不对心这句话最能形容我的状态。嘴上虽然反问柯蓝，但我的心里想的却是，这小妮子怎么看起来这么成熟？尤其是身材。她现在正处于豆蔻年华情窦初开的年纪，最容易被一些表面形象所蒙蔽，比如说一身笔挺的军装，再比如说浑身的腱子肉等等，而这些骗人的必需品我都具备。

“没有办法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更好地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我们天天大风吹、日头晒，想不黑都难。”我说道。

柯蓝嘴角上翘，笑了起来，说道：“黑点也没有关系，黑了健康！”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是柯蓝同志对我军的肯定和褒奖，我就愧领了吧。”我说道。

柯蓝笑得更大声了。“那你来找我做什么呢？”



是啊，我来找她做什么呢？人家现在可是未成年少女啊。我心里想。但我是聪明人，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就在于满嘴跑舌头，编瞎话张口就来。

“我来找你帮忙啊。”我为自己能急中生智瞬间找到这样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感觉到由衷的高兴。

“我能帮你什么忙？”柯蓝问道。

“我是我们团上报的学员苗子，打算明年六月份考军校，所以想从你这里借点书！”

“这个理由是你刚刚想到的吧。”柯蓝边笑边问道。

难道现在的中学生都是属狐狸的吗？我心里想。这样的小妮子，长大以后谁还敢娶？太恐怖了。

“怎么可能？其实我早就想来借点复习资料了。”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我竟然有点忐忑不安。

“那为什么要找我借？我又不认识你。”柯蓝问道。

“总得有一个人吧，如果这个回答你不满意，那我就只能说是缘分了。”

柯蓝听我这么一说，又笑了起来，不再说话。

“我有一个建议，”我接着说道，“我们还是找适合说话的地方吧，我们两个又不是电线杆子，在这里戳着不怎么合适，你说是吧。”

其实，我并不在意我是否是电线杆子，只要能跟这个小妮子说上话，就是变成屎橛子我也愿意。我在意的是，如果我们连长或者指导员从这里经过，见我一个战士和一个小仙女在这里说话，还说得津津有味，估计当场就得把人薅回去，然后把我大卸八块五马分尸乱刀剁成肉泥包包子，为全连改善伙食。

我本来以为她会拒绝，没有想到柯蓝竟然答应得很干脆。看起来，我猜的没有错，她就是再刁也只不过是中学生而已，我毕竟比她多吃几年白米饭，而且还是硬邦邦的军用大米。

我猜想柯蓝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反正都是部队大院内，我又是人民的子弟兵，能拿她怎么样呢？青春期的悸动使她跟着我来到了我们团的一个小树林里。

她终于还是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中学生的本质，开始问我肩膀上军衔的含义，以及部队的一些日常生活。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因为她所不知道而想知道的，恰恰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

我看着柯蓝脖子上挂着一个精美的饰物便没话找话地问道：“你脖子上挂的什么东西？让我看看？我记得小时候我也有一个！”

柯蓝听我这么一说，把那个小饰物往上衣里一塞，怒道：“多事！”